

佛說義足經卷上（八雙十六輩）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桀貪王經第一

聞如是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梵志。祇樹間有大稻田。已熟。在朝暮當收穫。梵志晨起。往到田上遙見禾穟。心內歡喜。自謂得願。視禾不能捨去。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。求食。遙見梵志喜樂如是。便謂諸比丘。汝曹見是梵志不。皆對言見。佛默然入城。食後各還精舍。即日夜天雨大雹。皆殺田中禾。梵志有一女。亦以夜死。梵志以是故。愁憤憂煩。啼哭無能止者。明日眾比丘。持應器入城求食。便聞梵志有是災害。啼哭甚悲。非沙門梵

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。比丘食竟。還到佛所。作禮白。梵志意狀如是。言適竟。梵志啼哭。來到佛所。勞佛竟。便坐佛邊。佛知其本憂所念。即謂梵志言。世有五事。不可得避。亦無脫者。何等為五。當耗減法。欲使不耗減。是不可得。當亡棄法。欲使不亡棄。是不可得。當病瘦法。欲使不病瘦。是不可得。當老朽法。欲使不老朽。是不可得。當死去法。欲使不死去。是不可得。凡人無道無慧計。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。即生憂憤悲哀。拍髀熱自。耗身無益。何以故。坐不聞知諦。當如是。梵志我聞有抱諦者。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。不以為憂。何以故。已聞知諦。當如是。不是獨我家耗。世悉亦爾。世與耗俱生。我何從獨得離。慧意諦計。我今已耗。至使憂之。坐羸不食。面目委色。與我怨者快喜。與我厚者代憂。慘

感家事不修計耗。不可復得。已諦如是。見耗滅亡棄老病死法來。終不復憂也。佛以是因緣。為梵志說偈。

不以憂愁悲聲

多少得前所亡

痛憂亦無所益

怨家意快生喜

至誠有慧諦者

不憂老病死亡

欲快者反生惱

見其華色悅好

飛響不及無常

珍寶求解不死

知去不復憂追

念行致勝世寶

諦知是不可追

世人我卿亦然

遠憂愁念正行

是世憂當何益

佛復為梵志。極說經法。次說布施持戒。現天徑欲善。其惡無堅固。佛知梵志意軟向正。便見四諦。梵志意解。便得第一溝港道。如染淨繒受色即好。便起頭面著佛足。又手言。我今見諦。如引鏡自照。從今已後。身歸佛歸比丘僧。

受我為清信士。奉行五戒。盡形壽淨潔不犯戒。便起繞佛三匝而去。眾比丘便白佛言。快哉解洗梵志意。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。佛語諸比丘。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。過去久遠。是間浮利地有五王。其一王名曰桀貪。治國不正。大臣人民。悉患王所為。便共集議言。我曹家家出兵。皆拔白到王前。共謂王寧自知所為不正。施行貪害萬姓。不急出國去。不者必相害傷。王聞大恐怖戰慄。衣毛悉豎。以車騎而出國去。窮厄織草蓆。賣以自給。大臣人民。取王弟拜作王。便正治不枉萬姓。故王桀貪聞弟興將為王。即內歡喜計言。我可從弟有所乞。可以自活。便上書具自陳說。便從王乞一鄴。可以自給。王即與之。愍傷其厄。得一鄴便正治。復乞兩鄴。四五至十鄴。二十三十四五十至百鄴。二百至五百鄴。便復乞半國。

王即與之。便正治。如是久遠。桀貪生念。便興半國兵。攻弟國即勝。便自得故國。復生念。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國。便往攻悉得勝。復正治四國。復生念。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。便往攻即復得勝。是時陸地

盡。四海內皆屬王。便改號自立為大勝王。天帝釋便試之。寧知厭足不。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。欲得見王。被髮拄金杖。持金瓶住宮門。守門者白王言。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。王言大善。便請前坐。相勞問畢。却謂王言。我屬從海邊來。見一大國豐樂。人民熾盛。多有珍寶。可往攻之。王審足復欲得是國。王言。我大欲得。天王謂言。可益裝船興兵相待。却後七日。當將王往適。言天王便化去。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。不見梵志來。是時王愁憂不樂。拍髀如言。怨哉我今以亡是大國。如得駒

夷不堅獲。如期反不見。是時一國人民。迴坐向王。王啼亦啼。王憂亦憂。王處憂未嘗止聞識經偈。便生意而說言

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盛為喜

從得自在

王便為眾人。說欲偈意。有能解是偈義者。上金錢一千。時坐中有少年。名曰鬱多。鬱多即白王言。我能解是義。相假七日乃來對。到七日白母言。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。子且勿行。帝王難事如燃火。其教如利刀。難可親近。子言。母勿愁憂。我力自能淹王偈義。當得重謝。可以極自娛樂。便到王所言。我今來對其義。即說偈言

增念隨欲

已有復願

已放不制

如渴飲湯

悉以世地

滿馬金銀

悉得不厭

有點正行

如角距生

佛說是義足經竟。比丘歡喜。